朱子語類

五十一之四　孟子

梁惠　公孫

仁13
775
18

重鋟朱子語類卷第五十一

孟子一

題辭

陳氏言孟子趙岐所記者却做得好曰做得繁氣悶人東漢文章皆如此卓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希真說孟子對梁惠王以仁義章旨凡事不言先有箇利心才說箇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事要合仁義是事事要合宜

賀孫

說義利處曰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有去更不通思量第二着才說義乃所以爲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爲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爲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賀孫

孟子大綱都剖析得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答宋牲處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釘截鐵賀孫

正淳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德與理俱以體言制與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爲義是也楊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又云大槩說道理只渾淪說又使人無捉摸處若要說得親切又却局促有病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說得渾淪開闊無病知言說理是要親切所以多病賀孫

或問心之德愛之理以體言心之制事之宜以用言曰也不是如此義亦只得如此說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義則在心也程子曰處物爲義非此一句則後人

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如義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謂義
皆說得未分曉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
宜者則在內也曰仁言心之德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
心之制却只是說義而已曰然程子說仁者天下之公
善之本也固是好然說得太渾淪只恐人理會不得大
抵說得寬廣自然不受指點若說得親切又覺得意思
局促不免有病知言則是要說得親切而不免有病者
也又曰須說教親切因言漢唐諸人說義理只與說
夢相似至程先生兄弟方始說得分明唐人只有退之
說得近旁然也只似說夢但不知所謂劉迅者如何曰
迅是知幾之子撝本傳說迅嘗注釋六經以為舉世無
可語者故盡焚之曰想只是他理會不得若是理會得

自是著說與人廣
至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
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心之制是
說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合內外而言
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義
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
看甚麼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舉伊川
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義似一柄利刀看甚物來
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處是義只這刀便是義○時舉錄
別出

至之問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曰事之宜也是說在外底事
之宜但我才見箇事來便知這箇事合恁地處此便是

事之宜也義如勿相似其鋒可以割制他物才到面前便割將去然鋒與勿則初未嘗相離也時舉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 倜問心之制是裁制曰是裁制問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這制心自是制如快利刀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節

梁惠王問利国便是爲己只管自家国不管他人国義利之分其爭毫釐苑氏只爲說不到聖賢地位上蓋義者利之和也 謨○集義

王立於沼上一章

德修說王立於沼上一章引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事云

梁惠王其辭遜齊宣王其辭誇先生曰此說好又說寡人願安承教一章有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之說曰恐孟子之意未到此 文蔚

寡人之於国章

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 盡

晋国天下莫強焉章

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其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効速後來公子無忌編素一舉直擣至函谷關可見 德明

孟子亦是作爲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

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爲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可相已哉 人傑

孟子見梁襄王章

問望之不似人君此語孔子還道否曰孔子不說孟子忍不住便說安卿煞不易他會看文字疑得都是合疑處若近思固不能疑蜚卿又疑得曲折多無事生出事又曰公疑得太過都落從小路去了 伯羽

齊宣王問桓晉文之事章

無道桓文之事事者學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 謨

或問仁術字當何訓曰此是齊王見牛觳觫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能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也 僩 孫

仁術謂已將牛去殺是其仁心無可爲處了却令以羊易之又却存得那仁心此是爲其仁之術也 榦

陳晦周問仁術曰術未必便是全不好且如仁術見牛之觳觫是仁心到這裏處置不得無術以處之是自家這仁心却過不得流行故以羊易之這是用術處有此術方得自家仁心流行 植 ○時舉録詳

陳希周問仁術曰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著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

中又見鬱鍾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乃是彼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時舉

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要都盡是有限量方

問先生解物皆然心爲甚曰人心應物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仔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爲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問莫只是無所爲而發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忘了問如何忘了曰當惻隱時却不惻隱是也問此莫是養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舉

黃先之問物皆然心爲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無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爲甚又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爲甚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

問孟子論齊王事考之史記後來無一不効曰雖是如此已是見得遲了須看他一部書見得一句一句的確有必然

之効方是德明至云看孟子已看到七八章見孟子於義利之辨王霸之辨其剖判爲甚嚴至於顧鳴鴈麋鹿之樂與好世俗之樂此亦是人情之常故孟子順而導之以與民同樂之意至於誤認移民移粟以爲盡心而不能制民之産以行仁政徒有愛牛之心而不能推廣以行仁政以開導誘掖以先王之政可謂詳明至皆未見所疑處只伊川說孟子說齊梁之君行王政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於此數句未甚見得明先生却問至云天命之改與未改如何見得曰莫是周末時禮樂征伐皆不出於天子生民塗炭而天王不能正其權以救之否曰如何二先生向請命於周曰三

晉請命既不是而周王與之亦不是如温公所云天王已不能正其權曰如何周王與之不是便以爲天命之改曰至見得未甚明舊曾記得程先生說譬如一株花可以栽培則須栽培莫是那時已是栽培不得否曰大勢已去了三晉請命於周亦不是知尊周謾假其虚聲耳大抵人心已不復有愛戴之實自入春秋以來二百四十年間那時猶自可整頓不知周之子孫何故都無一人能明自張膽出來整頓到孟子時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說天命之改莫是大勢已去曰然至集義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章

孟子開道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至於言百姓聞樂

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關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謨

齊宣王問文王之囿章

孟子言文王由百里與亦未必然問孟子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先生以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後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有據但孟子此說其意亦只主在風齊宣王爾若文王之囿果然縱人往則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爲赤地矣又爲得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囿反縱與獵盜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十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爲言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

問交鄰國有道章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昆夷不旬考大抵湯之事葛文王事昆夷其本心所以事之之時猶望其有悔悟之心必待伐之豈得已哉亦所當然耳謨

問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寬洪惻怛便是小國不恭亦撓他不動智者爲能以小事大蓋智者見得利害甚明故祇得事大曰也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強皆是道理合恁地至問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曰只是說其規模氣象如此

問樂天畏天者曰樂天是賢人氣象畏天是聖人氣象畏天者只是說大賢聖賢氣象如此使智者當以大事小時

也必以大事小使仁者當以小事大處也必以小事大不可將大王文王交互立說便失了聖賢氣象此自是兩個事孟子之說是前面一層又須是看得後面一層所以貴乎不以文害辭者正是此類人須見得言外意好去僞

問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問孟子以公劉大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誘掖之意曰這兩事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貨乃是告以公劉大王之事如此兩事看來却似易待去做時多少難大凡文字須將心體認看這箇仔細看來甚是難如孟子又說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看來也似易這如何便得相似又如說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

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看來也似易

賀孫

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如此答但不知作如何答問孟子答梁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又却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可學

問湯放桀章

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

僩

先生舉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賊問何以別近思云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爲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

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斁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似手足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綴（淳錄同）

問孟子言賊仁賊義如何力行曰譬之伐木賊仁乃是伐其本根賊義只是殘害其一枝一葉人而賊仁則害其本心曰賊仁便是將三綱五常天敘之典天秩之理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力行

問賊仁是絶滅天理賊義是傷敗彝倫如臣弑君子弑父及齊襄公烏獸之行等事皆人倫大惡不審是絶滅天理是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剛錄云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絶了兄之臂踰東家牆底便是絶滅天理丹書總勝敬者滅即賊仁者謂之賊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者謂之賊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即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淳錄剛錄同）

爲巨室章

問敬工人彫琢玉集注云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不能用賢而徇私欲是愛國家不如玉也此莫是餘意否曰正意只是如何曰正意只是說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其所學後譬只是申解前譬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

得恁地嗟哦

齊人伐燕勝之章

齊人伐燕孟子以為齊宣史記以為潛王温公平生不喜史記而獨取孟子皆不可曉荀子亦云潛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不誤曰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為宣王想得潛王後來做得不好爾問潛王若此之暴豈能慙於孟子曰既做得不是說得他底是他亦豈不愧也温公通鑑中自移了十年據史記潛王十年伐燕今温公信孟子改為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温公硬拗如此又云史記魏惠王三十六年惠王死襄王立襄王死哀王立今汲冢竹書不如此以為魏惠王先未稱王時為侯三十六年乃稱王遂為後

元年又十六年而惠王卒即無哀王惠王三十六年了便是襄王史記誤以後元年為哀王立故又多一哀王汲冢是魏安釐王冢竹書記其本國事必不會錯温公取竹書不信史記此一段却是個（此條有誤當從春秋解後一段）

居之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至文王是也竊疑文王有革商之念曰此等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着不做聲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太王王季說來如此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做甚麼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鈎

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心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取天下池錄作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陝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池這東見都自據有其土地自是大段施張了或曰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貨命有中國黜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旬八倒上下崩潰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賀孫

滕文公問滕小國也章

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柰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閑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曰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都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國甚疆可以有為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國小主張

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易得也時舉

魯平公將出章

魯平公極是箇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見他是如何孟子平生大機會只可惜齊宣一節這箇不相遇其他也應是無可成之理如見滕文公說許多井田也是一場疎脫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孟子也只是說得在這裏滕也只是做不得賀孫

語類卷五十一終

孟子二

公孫丑上

問夫子當路於齊章

以齊王猶反手不知置周王於何地曰此難言可以意會

如湯武之事是也春秋定哀間周室猶得至孟子時不命人心已離矣去偽

問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或問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何曰只是雖由此霸王不異矣言從此為霸王不是差異蓋布衣之權重於當時如財用兵甲之類盡付與他樂毅統六國之師長驅入齊蓋卿公孫丑問孟子動心否乎非謂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伯

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 閎祖

孟子之不動心非如楊雄之說覇王不異矣蓋言由此可以行伯王之事公孫丑見其重大恐孟子或懼而動心

德明

德脩問公孫丑說不動心是以富貴而動其心先生曰公孫丑雖不知孟子必不謂以富貴動其心但謂覇王事大恐孟子乃這事不得便謂孟子動心不知覇王當甚閑事因論知言養氣德脩謂養氣為急知言為緩曰孟子須先說我知言然後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先問浩然之氣次問知言者因上面說氣來故接續如此問不知言如何養得氣德脩云先須養有尺便量見天下長短曰須要識這尺 文蔚

先生問趙丞看不動心章如何曰已畧見得分明曰公孫丑初問不動心只道加以卿相重任怕孟子心下怯懼了故有動心之問其意謂必有勇力擔當得起方敢不動心之故公道那處是一章緊要處趙舉持其志無暴其氣為對曰不如此趙舉集義所生以為對曰然因言欲養浩然之氣則在於直要得直則在於集義集義者事事要得合義也事事合義則仰不愧俯不怍趙又問夫有所受之也是如何曰公如此看文字不得且須逐項理會理會這一項時全不知有那一項始得讀大學時心只在大學上讀論語時心只在論語上更不可又去思量別項這裏一字理會未得且理會這一句理會未得且理會這

一句如不動心一段更着仔細去看看着方知更有未曉處須待十分曉得無一句一字窒礙方可看別處去因云橫渠語録有一段説讀書須是成誦則不起思慮須成誦少間思量起便要曉得這方是浹洽 賀孫

先生問周看公孫丑不動心章答云云先生曰公孫丑初間謂任此重事還動心不動心孟子答以不動心極容易底事我從四十已不動心公孫丑又問不動心有道理無道理孟子又告以有於是又舉北宮黝孟施舍之勇也是不動然彼之所以不動者皆強制於外不是存養之功故又舉曾子之言云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怍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公孫丑又問孟子所以不動者如何孟子遂答以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若依序問當先問知言公孫丑只承孟子之言便且問浩然之氣賀孫

問不動心一條曰此一段爲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止就前段看語脉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見得後面許多意足賀孫

問告子之不動心是否曰告子之不動心是麤法或強制不動金録作脩身不能不動告子未可知或臨大事而金録作不能不動亦未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又問正如北宮黝之勇一作養勇否曰然讀如字偽同去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閑祖北宮黝孟施舍只是粗勇不動心德明

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德明）

問集注云施是發語聲何也曰如孟之反舟之僑尹公之他之類（德明）

問集注云子夏馬信聖人何以言之曰這箇雖無事實（倫用）錄云此因孟子說處文義推究亦無事實可指但看他言語如曰知其所蔽曰陷曰離（祖道）無忘其所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閎祖）錄云便見得他有箇緊把定底意思（儒用）錄云詳味之有人一處（賀孫）○（倫）錄云馬信聖人一氣象（閎祖）

問孟施舍量敵慮勝似有懼也孟子乃曰能無懼如何曰此孟施舍談他人之言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問那是

孟施舍守約處曰孟施舍本與北宮黝皆只是勇夫比曾子不同如非宮黝孟施舍貴只是就勇上言如子襄曾子告子就義理上言去偽

問如何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北宮黝便勝人孟施舍却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若他人則量敵而進慮勝而會是畏三軍者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去偽

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縮下文詳之（閎祖）

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僩）

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

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淳

尋常人說守約二字極未穩如云守氣不如守約分明將二字對氣字所謂守約者所守者約約字做一物遂以約字做一段已自盡了只爲公孫丑問得無了期故有後面許多說話自脩

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只是不曉這說話言只似道理字淳

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說話言只似道理字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別處當之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不得謂失也有所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德明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別處當看上文云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却如此答便見得告子只是硬做去更不問言之是非便錯說了也不曾如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杞柳也既而轉性猶湍水也他只不問是非信口說出定要硬把得心定不得於言謂言之失也勿求於心謂言之失非干心事也此其學所以與孟子異故孟子章末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端蒙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不得猶曰失也謂言有所不可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正者

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脉貫通而於知言養氣殺落也至於集義于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言如下觀古聖賢之言順之聽今人之言皆是也端蒙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不失其本則猶可也不得於言而不求於心以考其所失則其中頑然無所知覺無以擇其義之所安故斷之以不可端蒙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陸子靜說告子亦有好處今人非但不識孟子亦不識告子只去言語上討不着陸子靜却說告子只靠外面語言更不去管內面以其看告子只是守着內面更不管外面泳

問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自己之言耶是他人之

言耶若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曰這一段前後都相貫即是一樣言語告子於此不達則不復反求其理於心嘗見陸子靜說這一段大段稱告子所見高告子固是高亦是陸子之學與告子相似故主張他然陸氏之學更鶻突似告子至云陸氏之學不甚教人讀書看文字與告子相似否先生曰便是先生又謂養氣一段緊要處是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者緊要處在此三句上看

林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此章文義節節相承須逐節次第理會此一節只言告子所以先我不動心者皆是以義為外故就告子所言以辯其是非爾又問浩然之氣便是西銘意思否曰考論文義且只據所讀本文逐句逐字理會教分明不須旁引外說枝蔓游衍反為無益如論浩然之氣便直看公孫丑所問意思如何孟子所答如何一一徑理會去使當時問答之意一一明白然後却更理會四旁餘意未晚今於孟子之意未能曉得又却轉從別處去未梢都只恁休去又問詖淫邪遁之意如何辨別曰詖淫邪遁雖是四般然統有一般則其餘牽連而生大槩多從詖上起詖只是偏才偏便自是一邊高一邊低不得其正如楊氏為我則蔽於義由其蔽故多為憂行推之愈闊如墨氏兼愛則蔽於仁由其蔽故多為憂行推之愈闊如爛物相似只管浸淫陷在一一處都轉動不得如墨者兼之所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愛無差等是其本說又却假托施由親始之言栽接以文其說是也淫辭如此自不

知其為邪如列子達生之論反以好色飲酒為善事而不覺其離於道也及其說不行又走作逃遁轉從別處去釋氏毀人倫去四大人謂其不可行則曰雖不毀棄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又問性善之論與浩然之氣如何曰性善自是性善何與於此方理會浩然之氣未有一些涯際又却說性善又如適來西銘之問也譬如往一處所在路阻連濘滯正所要往之地愈不能達何如且一徑直截去到此處了却從他所何害此為學者之大病 讀

問氣体之充曰都是這一點母子上生出如人之五臟皆是從這上生出來 孫

問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曰氣便只是這箇氣所謂体之充也便是 炎

志氣神 升卿

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志最緊氣亦不可緩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 卓

李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志氣之大小抑志氣之先後曰也不是先後也不是以大小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雖為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蓋為告子將氣放低說了故說出此話 淳

鄭太錫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毋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問志與氣如何分別曰

且以喜怒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怒這便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簸蕩了便是暴其氣志却反為所動今失驅者趨者是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是忽然嘆一跌氣打一暴則其心便動了

賀孫

或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養氣次第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又云持其志無暴其氣此是言養氣功夫內外須是交盡不可靠自己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縱不得其平志亦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是未為全論程子所以言氣動志者什一正謂是爾曰然兩者相夾着方始德不孤

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在此氣亦隨之公孫丑疑只就志心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云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驅趨之氣亦能動心

德明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蓋既要持志又須無暴其氣持志養氣二者功夫不可偏廢以氣則動志則動氣觀之則見交相為養之理矣

端蒙

既持其志不必言無暴其氣可也然所以言者聖賢有這物便做這事公孫丑猶疑而問曰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持其志只是輕輕地做得去無暴其氣只是不縱喜怒哀樂凡人縱之節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處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佩玉凡

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暴
曰凡人多動作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
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只舉得五十斤重
却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
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時舉

先生問公毋讀每暴其氣如何鄭云只是喜怒哀樂之時
持之不使暴戾云此乃是持其志志者心之所向持志
却是養心也不是持志之外別有箇養心持者把提教
定當喜時也須喜當怒時也須怒當哀時也須哀當樂
時也須樂審教定後發必中節這是持志若無暴其氣
又是下面一截事若不當喜而喜與喜之過分不當怒
而怒與怒之過分不當哀樂而哀樂與哀樂之過其節

者皆是暴其氣暴其氣者乃大段虧損也 卓

或問人之氣有清明時有昏塞時如何曰人當持其志能
持其志則氣當自清矣然孟子既說持其志又說無暴
其氣聖賢之言不偏於一類如此蓋恐人專於志而略
於氣故也正如說必有事焉又說勿正心說勿忘又說
勿助長皆此意也問伊川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
然學者不恁地不得先生曰此亦似涉於人為然程子
之意恐人走作故又救之曰學者不恁地不得因舉程
子云學者為習所蔽氣所勝只可責志又問既得後須
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曰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然此
理既熟自是放出但未能得如此耳 人傑

或疑氣何以能動志曰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

也氣動志者都是下流壅而不泄又濁了上面也蓋卿
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着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卿升
遺書曰志一動氣氣一動則動志外書曰志專一則
動氣氣專一則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者
同聽之而所記各有淺深類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
一動則動志此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氣動又
添入一動字不若後說所記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則
固可以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謨
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今人奔走而來偶斃一跌
其氣必逆而心不定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
中理會甚事亦是氣未定也卓
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
得否曰蹶趨自是動其心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得曰
蹶趨多遇於猝然不可支梧之際所以易動得心曰便
是淳
知言知理也節
知言然後能養氣賀祖
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養此氣也僩同人
得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僩同人
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
工夫全在格物致知
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
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則浩然之氣

問養氣要做工夫知言似無下手處曰豈不做工夫知言便是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理一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　德明

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　燾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敢問焉而孟子告之我知言者能識群言之是非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之氣而吾之所得以充其體者也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為外而不復考其得失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為未而不求其得失可見矣端蒙

胡文定說知言至也養氣誠意也亦自說得好木之

胡氏云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閎祖

問知言在養氣之先如何曰知是知得此理告子便不理會故以義為外知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雖言亦謂是在外事更不管着只強制其心問向看此段以告子不得於言是偶然失言非謂他人言也曰某向來亦如此說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為無害事但心不動足矣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如詖淫邪遁亦只是他人言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便是謂他人也又言聖門以言語次於德行言語亦大難若非燭理洞徹胸次坦然即酬酢應對蹉失多矣因論奏而言問此

須要記問熟方臨時一一舉得出曰亦未說記問如沙中之事張良只云陛下不知乎此乃謀反耳何嘗別有援引至借箸發八難方是援引古今問伊川龜山皆言張良有儒者氣象先生却以良為任數曰全是術數問養害自遺惠等事切謂幾不可矣曰此時便了却項羽却較容易然項羽已是無能為終必就禽也 徳明○今按聞他人言之說與集注一異

有問知言先生曰言之所發便是道理人只將做言看做外面看且如今對人說話許多自家對他便是自家已事如何說是外面事坐中有耳尉亦建昌人與謙言先生向日說傳子困是天理戰罷入欲宅眷又云傳子困是擔子到處胡撞入胡把捉入 謙

氣一氣浩然之氣義理之所發也 閎祖

浩然之氣是養得如此方子

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底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公孫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得仔細 讀

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身中出來者為血氣之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粗暴弱底便衰怯又曰氣魄大底雖金石也透過

問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氣

或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賦清濁說曰文字須逐
頭看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心遂說
到這處私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無
氣魄便做不得
文振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
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
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懾怯於
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答公孫
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
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為然其所謂不
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然發生
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掩襲於外而得
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
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
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箇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
成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箇道理孟子說諸聖賢都是如
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
濟事如曾子之為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
如云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
又云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聖人
之道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
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住若不如此都靠不得
況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着脊梁無所屈撓方得
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則自然如
此不在他求也又曰如今人多將頽子做箇柔善底人

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及是他剛果浔来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入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捉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麤似顏子較小如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負粗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立然後漸漸加功如顏子聖人也　僩

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無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入所養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大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弱者則委靡窳惰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　賀

或問浩然之氣是天地正氣不是粗厲底氣曰孟子正意只說人生在這裏便有這氣能集義以養之便可以充塞宇宙不是論其粗與細正與不正如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只是理如此若論盜跖便樂於無此心矣不成孟子又說箇有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

問浩然之氣孟子本說得来粗只看他一章本意是說箇不動心所謂浩然之氣只似箇麤豪之氣他做工夫處纔細膩然其成也却只似箇麤豪之氣但非世俗所謂麤豪者耳　僩

浩然之氣一章說得稍麤大意只是要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氣便浩然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如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

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自家有道理對着他沒道理
何畏之有閎祖

孟子養氣一章大綱是說箇仰不愧於人一上
面從北宮黝孟施舍說將來只是箇不怕但二子不怕
得卑孟子不怕得細或問合而有助字之訓如何曰
道義是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帖起來便自張主皆去
聲無所不達如今人非不為善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
此氣便只是一箇衰底人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又
曰若說道襯貼去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滾發出來
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說配字極親切
從周○蓋卿錄云先生因舉延平之言曰配是襯貼起來
若道箇襯貼去是兩物道義與氣只是一滾發出來
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却說得配字親
切孟子分明說配與道只是襯貼不是兩物相襯貼

浩然之氣一章孔子兩句盡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個

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
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這一箇
氣又不是別將箇慧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
便是知得這義入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
然塞乎天地之間幹

問養氣一章皆自大學誠意一章來曰不必說自那裏來
只是此一箇道理說來說去自相湊着道夫

問向者誠意章或問云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蓋出於

此一道夫因請其所謂浩然之說先生謂也是恁地只是
不要忘不知此語是為初學者言養氣之理如此曰不
是恁地這工夫是怕不得他所以有勿忘勿助長之論
道夫

問浩然之氣如何看曰仁義禮智充溢於中睟然見於面盎
背心廣體胖便自有一般浩然氣象曰此說甚細膩然
非孟子本意此段須從頭看來方見得孟子本意孟子
當初如何便當大任而不動心如何便過孟賁遠矣如
何便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只此勇為不懼便是有
浩然之氣此說似粗而實精以程子說細攷之當初不
是說不及此只門人記錄緊要處脫一兩字便和全意
失了浩然之氣只是這個氣不可分作兩氣人之

語言動作所以充滿於一身之中者即是此氣只集義積
累到充盛處仰不怍這氣便能浩然問配義之
配何謂合而有助之意曰此語已精如有正將又立箇
副將以配他乃所以助他天下莫強於理義當然是義
總名是道以道義為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
果決以進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
決去做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有人分明知得合
當恁地做又恐縮不敢去做便是餒了無此浩然之氣
如習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到冒死而不顧者便是浩
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卻恐縮不對便是氣餒
便是敢然之氣只此一氣餒了便成敢然之氣不調和
便成忿厲之氣所以古人車則有和鸞行則有佩玉貴

於養其氣問氣一則動志這氣字是屬氣否曰亦不必把作屬氣但動志則已是不好底氣了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須是以志為主無暴其氣孟子當初乃剩說此一句所以公孫丑復辯問集義到成此浩然之氣則氣與義為一矣及配助義道則又恐成二物否曰氣與義自是二物只集義到充盛處則能強壯此氣便自浩然所以又反來助這道義無是氣便餒而不充了問配者助也是氣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因義集而後生莫是氣與道義兩相為用否曰是兩相助底意初下工夫時便自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淳

厚之問浩然之氣迫於患難左失曰是氣先歉故臨事

能支梧浩然之氣與清明之氣自不同浩然猶江海之浩可學

浩然之氣乃是於剛果處見以前諸儒於此却不甚說只上蔡云浩然是無虧欠處因舉屏山喜孫寶二段可學

問上蔡嘗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切謂夜氣清明以至平旦此氣無虧欠而得其正即加勿忘勿助長之功以存養之如何曰夜氣者乃清明自然之氣孟子示人要切處固當存養若浩然之氣却當從吾嘗聞之至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於此得其正而無虧欠則其氣浩然天下大事何所敬不得又問浩然之氣原本在於至大至剛若用工處只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若

曰勿忘勿助長亦只是平泳底意思用工全在集義佐信州刘李復潘水集有一段說浩然之氣只是要仰不愧俯不怍便自然無祛懼其言雖衆却盡此章之意前輩說得太高如龜山為某人作養浩堂記都說從別處去

閎祖

孟子養氣一段其說得字字甚仔細請子細看

浩然之氣須是識得分明自會養得成若不見得直是是直是非欲說不說只恁地含含胡胡依違鶻突要說又怕不是這如何得會浩然自從生時受天地許多氣自恁地周足只緣少間見得沒分曉漸漸衰颯了又不事打併淨潔又仰不愧俯不怍這氣自浩然如猪抱胡似有許多氣在裏面便恁地飽滿周徧若無許多氣便厭了只有許多筋膜這氣只論箇浩然與餒又不然只是驕吝有些羞吝是我自會更不肯向人說恁地包含這也只會餒天地吾身之氣非二賀孫

兩箇其為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僩

問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為絕句如何曰此是趙岐說伊川從之以某觀之只將至大至剛為絕句亦自意義明煇曰如此却不費力曰未可如此說更宜將伊川之說思之煇

問程子以直字為句先生以以直字屬下句曰文勢當如此說若以直字為句當言至大至剛至直又此章前後

相應皆是此意先言自反而縮後言配義與道所謂以直養而無害乃自反而縮之意大抵某之解經只是順聖賢語意看其血脉通貫處為之解釋不敢勻以己意古注及程氏皆將至大至剛以直做一句據某所見欲將至大至剛為一句以直養而無害為一句今人說養氣皆謂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四句上要緊未必在此藥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這四句却是箇炮炙煆煉之法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躰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文蔚云所以上蔡說於心得其正時識取曰是文蔚問塞天地莫只是一箇無虧欠不為人有私曲便欠却他底且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亦只是箇無虧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却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欠闕也以此見浩然之氣只是一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王德脩云伊川却將至大至剛以直與坤卦直方大同說曰便是不必如此且只將孟子自看便見孟子說得甚簡易却說得細文蔚

伯豐問至大至剛以直字自絶句曰古注如此程氏從之然自上下文推之故知以直字屬下句不是言氣體正是說用工處若只作養而無害却似禿筆寫字其話沒頭觀此語脉自前章縮不縮來下章又云是集義所生

義亦是直意若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知是道用功
天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字連上句亦得但避大學
正心字故將心字連下句然初不相干各自取義古注
正字作望字解如將心勿忘屬上文勿助長屬下文亦
不須如此只是浩然之氣養之未至而望有之便是正
如其正時只是望之而已至於助長則是強探力取氣
未能養遽欲加力之私是為揠苗而已 僩 ○銖録云至下于期望下不得浩然時上起未能養遽欲加力作弄要教浩然速便是助長也

黎季成問伊川於以直處點句先生却於剛字下點句曰
若於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骨肋只是自反而縮是以
直養而無害也又問配義與道曰道義在人須是將浩
然之氣襯貼起則道義自然張主所謂配合而助之者

乃是貼起来也先生作而言曰此語若與孟子不合者
天厥之天厥之 蓋卿

黎季成問至大至剛以直三者乃氣之本体關一不可三
者之中直字尤切今集注却似以直来養此氣曰不用
看却着甚底来養黎云集注以直字從曾子聞大勇於夫子自反而縮處說起後来又
說集義與此以直養而無害皆一章緊切處所謂浩然
之氣龍說是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無所疑畏故上
面從北宮黝孟施舍說来只是說箇不怕但二字不怕
得龐曾子不怕得細膩黎又問配義與道集注云配者
合而有助之意切疑配字字有以助為釋者曰公如何
說正好商量曰浩然之氣集義而成者其用則無非義

其體則道也曰却如何是合曰浩然之氣與道義無間異曰如此則是無分別此一段都緩慢了公歸去仰思量心必不安黎又云先生之意甚明切某所疑配字非助曰此謂道義得浩然之氣助之有張主如以一梳水攪一梳水則剛果勇決無所疑憚有以任重做得去若箇人做得一件半件事合道義而無浩然之氣未配助則易頽墮了未必不為威武所屈貧賤所移做大丈夫不得文云助字釋配字乃得之李先生云助是陪貼底字先生又曰某解此段若有一字不是孟子意天厭之又曰無此氣以扶持之仁或見困於不仁義或見陵於不義

遺書以李端伯所錄最精故冠之篇首然端伯載明道所言以至大至剛為句以直養二字屬下句及楊遵道錄伊川之言則曰先生無此說斷然以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二說正相抵牾曰至大至剛以直養之說伊川嫌其以一物養一物故從趙注舊嘗用之後來反覆推究却是至大至剛作一句以直養而無害作一句為得孟子之意蓋聖賢立言首尾必相應如云自反而縮便有直養意思集義之說亦然端伯所記明道語未必不兢切但恐伊川又自主張得別故有此議論今欲只從明道之說以直養而無害為句伊川云先兄無此說何也問明道以直養而無害為句伊川云先兄無此說何也曰看那一段意思明道說得似乎有理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者但欲其無私意耳以前頭說自反而縮自反而不縮處都是以直養底意思氣之體段本自剛大自是能塞

天地被人私意安作一向蔽了他一箇大底體段故孟子要人自反而直不得妄有作為以害其本體如明道所說直箇見得孟子本意又云伊川為人執便道是先兄無此言也 枡

問伊川作以直點如何曰氣之躰段若自剛大外更着一兩字形容也得然下面須要自家反而直然後能養而無害也又問詖淫邪遁曰詖只是偏詖如人足跛相似斷行不得且楊墨說為我兼愛豈有在天地間孑然自立都不涉着外人得又豈有視人如親一例兼愛得此二者皆偏而不正斷行不得便是敝於此了至淫辭則是說得愈泛濫陷溺於中只知有此而不知有他也邪辭則是陷溺愈深便一向離了正道遁辭則是說得窮後其理既屈自知去不得便別換一箇話頭如庚之說施由親始之類這一句本非他本意只臨時撰出來也先生又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是才有此心便大綱已壞了至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是小底節目都以次第而壞矣因云孟子是甚麼底資質甚麼底力量却纔悉委曲都去理會直是要這道理無些子欠闕此知學問豈是執一箇小小底見識便了得直是要無不周匝方是道理要須整頓精神硬着脊

王德脩說浩然之氣大剛直是氣之體段實養處是必有事焉以下曰孟子浩然之氣要處只在集義集義是浩然之氣生處大剛與直伊川須要說是三箇何也大雅

云欲配直方大三德曰坤直方自是要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大自是敬義立而德不孤孔子說或三或五豈有定例據其看得孟子只說浩然之氣至大至剛養此剛大須是直行有不慊於心是不直也便非所以集義浩然從何而生曾子說自反而縮自反而不縮亦此類也如必有事焉是事此集義也而勿正是勿必此浩然之生也正待也有期必之意公羊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古語有欵心勿忘此義也勿助長是勿助此氣也四句是籠頭說若論浩然之氣只是剛大養之須是直蓋以直只是無私曲之心仰不愧俯不怍如此養則成剛大之實而充塞天地之間不難也所以必要集義方能直也龜山謂慊以一物養一物及他說又自作

直養某所以不敢從伊川之說大雅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也所謂至大至剛者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反害之故其大者小剛者弱爭閑祖以直養而無害謂自反而縮俯仰不愧故能養此氣也與大學自慊之意不同自慊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要自己慊足非為人也謨

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能生此浩然之氣也集義是常養然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搏取得浩然之氣不是歲月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養而無害要養又要無害助長是害處又曰必有事焉只

是集義炎
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
乃其効也問塞乎天地氣之體段本如此充養到浩然
處於後全得箇體段故曰塞乎天地如但能之恐有誤字所
謂推之天地之間無往而不剌恐不然曰至塞乎天地
便無往不可德明
問浩然之氣如何塞乎天地曰塞乎天地之間是天地之
正氣人之血氣有限能養之則與天地正氣亦同又問
塞莫是充塞否曰是遍滿之意也 去偽
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
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禀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
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一毛爲私意所敗則慊然而餒却甚小
也又曰浩然之氣只是氣大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退
縮事事不敢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不必識道理然事
事敢做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山芳氣蓋世便是這樣
氣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文蔚錄云塞天地一段是
曰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爲敢去猶
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理故能
如此
問塞乎天地之間是元氣體段合下如此或又言只是不
疑其行無往不剌何也曰只為有此體段所以無往不
剌不然須有礙處問程子有物始之言養無物養箇甚此
只要識得浩氣體段否曰只是說箇大意如此問先生

解西銘天地之塞作窒塞之塞如何曰後來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妥下字各有來處其曰天地之塞是用孟子塞乎天地其曰天地之帥是用志氣之帥也德明

氣只是這箇氣才存此心在此氣便塞乎天地之間泳

問人能仰不愧俯不怍便有充塞天地底氣象否曰然才有不歉於心便是餒了廣

上章既說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方纔貼得起不然雖有道義其氣餒然之氣以配道義方纔貼得起不然雖有道義其氣餒怯安能有為無是餒也謂無浩氣即如幾人之不飲食而餒者也德明

氣配道義有此氣道義便做得有力淳

鄭問配義與道配是合底意須是養得這氣做得出方合得道義蓋人之氣當於平時存養有素故遇事之際以氣助其道義而行之配合也助也若於氣上存養有所不足遇事之際便有十分道理亦畏怯而不敢為鄭云莫是見義而不為無勇也底意思否曰亦是這箇道理又曰所謂氣者非干他事只是自家平時仰不愧俯不怍存養於中其氣已充足飽滿以之遇事自然敢為而無畏怯若平時存養少有不足則遇事之際自是索然而無浩然之氣配義與道曰如今說得大錯不肯從近處或問浩然之氣配字是將一物合一物義與道得此浩然之氣說且如配字是將一物合一物義與道得此浩然之氣來貼助配合自然實張主若無此氣便是餒了至大至剛讀斷以直養而無害以直字養得便是前面說自

反而縮道理是集義所生是氣是積集許多義理而生非是將義去外面襲取掩撲此氣來龍說只是中有主見得道理分明直前不畏爾孟施舍壯宮黝便能養勇子使細賦爾謙

配義與道配從而合之也氣須是隨那道義如云地配天地須在天後隨而合之婦配夫亦然畢竟道義是本道義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若道義別而言則道是體義是用體是舉他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慈孝仁敬則道也故孟子後面只說集義端蒙

問配義與道曰道義是公共無形影底物事是自家身上底物道義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能助得他又曰只有氣覘便做得主問氣是合下有否曰是合下有若不善養則無理會無主宰或消滅不可知或使從他處去亦不可知　夔孫

養氣章道義與氣不可偏廢雖有此道義苟氣不足以充其體則歉然自餒道氣亦不可行矣如人能勇於有為莫非此氣苟非道義則亦強猛悍戾而已道義而非此氣以行之又如人要舉事而終於委靡不振者皆氣之餒也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以希望之意解正字看來正是如此但說得不甚分明今以為期待之意則文理不重複蓋必有事於此然後心不忘於此正之不已然後有助長之患言意先後各有重輕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數子所為本不相侔只論養勇借彼喻此

明其所養之不同爾正如公孫丑謂夫子過孟賁遠矣
孟賁豈孟子之流只是言其勇爾謨
方集義以生此氣則須要勉強及到氣去配義與道則道
義之行愈覺剛果更無凝滯尚何恐懼之有謨
問配義與道曰此為理會得道理底也須養得氣才助得
它發猥
配義與道只是說氣會來助道義若輕易開口胡使性氣
却只助得客氣人纔養得純粹便助從道義好處去賜
配義與道道是體一事有一理是體到隨事應處便是義
士毅
問氣之所配者廣矣何故只說義與道曰道是體義是用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
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廣
配義與道如云人能弘道可學
氣義互相資可學
問浩然之氣人人有之但不養則不浩然爾曰是又問配
字從前只訓合先生以助意釋之有據否曰非謂配便
是助但養得那氣充便不餒氣充方合得那道義所以
說有助之意義剛
配義與道集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謂炎謂此一句從來
說不分曉先生作合而有助便覺得實主分曉干夫亦
自有經捷曰語意是如此氣只是助得道義炎
問合而有助之意曰若無氣以配之則道義無助輝
問合而有助之意曰氣自氣道義自道義若無此氣則道

義亦不可見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為無其氣耳譬如利刀不可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行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有二樣人非不知道理但為氣怯更貼親義理不起閎祖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配合也義者人心節制之用道者人事當然之理餒不飽也氣由道義而有而道義復乘氣以行無異體也得其所養則氣與道義初不相離而道義之行得以沛然無所疑憚者若其無以則如食之不飽雖欲勉於道義而亦無以行矣氣者道義之成質故必集義乃能生之集義猶言積善端蒙

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將這氣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

時不得養此氣衰颯了合當做底事也畏縮不敢去做如朝廷欲去這一小人我道理直了有甚怕他不敢動着知他是小人不敢去他只是有這氣自衰了其氣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所謂是集義所生者須是平時有集義工夫始得到行這道義時氣自去助他集義是平時積累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但將簾處去看便分曉春秋時欲攻這敵國須先遣問罪之詞我這裏直了將這箇去罹他勢他雖有此小勢力亦且消沮去了漢高祖為義帝發喪用董公言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我這箇直了行去自不怕得它寓

或問配義與道蓋人之能養是氣本無形聲可驗惟於事

物當然之理上有所裁制方始得見其行之勇斷之決
緣這道義與那氣斷合如此所以無是餒也曰更須仔
細是如此其間但有二兩字轉換費力便說意不出又
問後面說集義所生這箇養氣底規模如何下手都由
酬酢應接舉皆合義人既如此俯仰無愧所以其氣自
然盛大流行（僩錄云問卷氣曰酬酢應接舉皆合義則俯仰並無愧怍故其氣自然盛大流行）
曰這後方可說配義集義與配義是相向說初間其氣
由集義而生後來道義却須那氣相助是以無所疑懼
胡泳

李問無是餒也是指義是指氣曰這是說氣曰下面如何
便說集義所生曰上截說須養這氣下再起說所以生
此氣每一件事做得合義便會生這氣生得這氣便自
會行這義伊川云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
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為器及其器成方命為金器生正與取字相對說生是自裏面出來取是自外面取來且如今人有氣魄雖自見得合做事却做不去氣只是身中底氣道義是衆人公共底天地浩然之氣到人得之便自有不全了所以須着將道理養到浩然處賀孫

問前賢云譬如以金為器器成方得命為金器舊聞此說遂謂無是餒也是字指道義而言先生曰不知當時如何作如此說方行

孟子做義上功夫多大小大養氣只是一箇集義

孟子許多論氣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去僞

或問集義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矣恪

或問集義曰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多蓋如或問集義曰事事都要合道理才有此子不合道理心上下便不足才事事合道理便仰不愧俯不怍因云如此一章初看道如何得許多頭緒恁地多後來看得無此子

窒疑賀孫

問集義曰集猶聚也處物為義須是事事要合義且如初一件合義了第二第三件都要合義此謂之集義或問伊川義莫是中理否此理如何曰如此說却是義在外也蓋有是有非而我有以處之故為義端蒙

集義謂如十事有一事不合義則便有愧須是集聚衆義然後是氣乃生非義襲而取之非是於外求得是義而摸出此氣也震

養浩然之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氣不是平常之氣集義以生之者義者宜也凡日用所為所行一合於宜今日合宜明日合宜集得多自覺胷中慊足無不滿之意不然則餒矣非義襲而取之非是外取其義以養氣也配義與道者大抵以坤配乾必以乾為主必晝配夜必以夫為主配依隨底意思以氣配道義必竟以道義為主而氣隨之是氣常隨着道義說

或問是集義所生者一句曰是集義者言是此心中分別這是義了方做出來使配合得道義而行之非是自外面襲得來也生字便是對取字而言卓

或問人有生之初理與氣本俱有後來欲動情流既失其

理而遂喪其氣集義則可以復其性而氣自全曰人只怕人說氣不是本來有底須要說人生有此氣孟子只說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又說是集義所生者自不必添頭上一截說呂子約亦是如此數段價說不了其直敢說人生時無浩然之氣只是有那氣質昏濁頹塌之氣這浩然之氣方是養得恁地孟子只謂此是集義所生未須別說若只管謂氣與道義皆是我本來有底少間要行一步既怕失了道義又怕失了氣恰似兩隻脚併着一隻禁要東又牽了西要西又牽了東更行不得胡泳

問此氣是當初稟得天地底來便自浩然抑是後來集義方生曰本是浩然被人自少時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

曰有久不因集義合下來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只是龍氣便是北宮黝孟施舍之勇底亦終有餒時此章須從頭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略猶涉說得去便是了淳

問孟子養浩然氣如所謂集義勿忘勿助長持其志無暴其氣似乎皆是等級曰他秖是集義合當做底便做將去自然塞乎天地之間今若謂我要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大抵看聖賢文字須要會得他這意若陌在言語中便做病來道夫

集義故能生浩然之氣問何以不言仁曰浩然之氣無他只是仰不愧俯不怍無一毫不快於心自生浩然之氣只合說得義義便事合宜德明

問一之看浩然之氣處如何曰見集義意思是要得安穩
如講究書中道理便也要見得安穩曰此又是窮理不
是集義集義是行底事只是事事都要合義窮理則
在知言之前窮理是做知言工夫能窮理然後能知言
諄

問浩然之氣集義是用功夫處否曰須是先知言則
義精而理明所以能養浩然之氣知言正是格物致知
苟不知言則不能辨天下許多淫邪詖遁將以為仁不
知其非仁將以為義則將何以集義而生此浩然之氣氣只是充乎體之氣元與天地相流通只是仰不愧俯不怍自然無恐無懼塞乎天地今人心中才有歉愧則此氣自然消餒作事更無勇銳配義與道者配是相合而有助譬如與人鬬敵又得一人在後相助自然愈覺氣勝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只是一味勦然不顧義理如此養氣則應事接物皆去不得孟子是活底不動心告子是死底不動心如孟子自是沉潛積養自反而縮只是理會得道理是當雖加齊卿相是甚做不得此章正要反覆仔細看公孫丑如何問孟子如何答孟子才說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公孫丑便以志為至以氣為第二等事故又問何故又要無暴其氣孟子方告之以不特志能動氣而氣亦能動志須是尋常體察如歡酒固能動志也氣能動志須是尋常體察如有於此便問直方大如何曰議論一事未分明如何隔

向別處去下捴此處未明彼又不曉一切泛泛無入頭處讀書理會義理須是勇猛徑直理會將去正如關羽擒顏良只知有此人更不知有別人直取其頭而歸若使既要斬此人又要斬那人非惟力不給而其所得者不可得矣又如行路欲往一處所却在道邊閑處留戀則所欲到處何緣便達看此一章便須反覆讀誦逐句逐節互相發明如此三二十遍而曰不曉其義者吾不信也謨

養氣一段緊要只在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自反而縮等處又曰非義襲而取之其語勢如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却不是說有無四體底人言此氣須是集義方生得不是一旦向義外面去襲取得那氣來教他

地浩然捴

問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如何曰此是反覆說正如所謂行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積集衆義所生非是行一事偶然合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浩然之氣我所固有者也廣

問集義是以義為外否曰不必如此說此兩句是捴轉說如云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蓋義本於心不自外至積集此義而生此氣則此氣實生於中如壯宮黝孟施舍之勇亦自心生又問集注云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曰集義是集衆義故與只行一事相對說襲猶兵家掩襲之襲出其不意如刼寨相似非順理而行有積集工夫者也

人傑

非義襲而取之謂積集於義自然生得此氣非以浩然為一物可以義襲取之也德明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須是積習持養則氣自然生非謂一事合宜便可掩取其氣以歸於己也閎祖

問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曰今說集義如學者之積工夫須是於平日所為之事求其合於義者而行之積集既久浩然氣自生若說義襲則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耳襲如用兵掩襲之襲猶曰於一事一行正淳問非義襲而取之如何曰所謂義襲而取之者襲如用兵之襲有襲奪之意如掩人不備而攻襲之謂如

得行一件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為浩然之氣可以攫拏而來夫是之謂襲若集義者自非生知須是一一見得合義而行若是本初清明自然行之無非是義此舜由仁義行者其他須用學知凡事有義有不義便於義行之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積累既久行之事事合義然後浩然之氣自然而生如金溪之學向來包子只管說集義襲義其嘗謂之曰如此說孟子孟子初無襲義之言襲義却是包子矣其徒如今只是將行得一事合義便指準將來長得多少精神乃是告子之意但

其徒學鋼看不說出來嘗

非義襲而取之見江西人只愛說義襲不知如何襲只是說非以義掩取是氣蓋氣自內而生非由外而入蓋卿

問無浩然之氣固是襯貼他義不起然義有欠闕即氣亦餒故雖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寫謂氣與義必相須曰無義則做浩然之氣不成須是集義方成得浩然之氣

德明

浩然要事事合義一事餒便行不得 可學

問明道說浩然之氣曰一為私意所蔽則歉然而餒知其小矣擬孟子後面說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先生解曰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体自有所不充只是說所行不義則歉然而餒今說敬字則是說知之意不知何如曰敬是遮隔之意氣自流通不息一為私意所遮隔則便去不得今且以簡言之如項羽一箇意氣如此絕被漢王數其罪十便覺沮去不得

子廣

問集注云告子外義蓋外之而不求非欽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說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以為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 德明集注非定本

養氣二項敬以直內事必有義以方外集義 方

孟子論養氣只全就已發處說程子論養志自當就未發處說養志如主一敬也須是把做事去主一如子救告子義外之失而姑為此言也

必有事焉是須把做事去求如窮理也須是把做事去求放心也須是把做事去

窮僩

鄭天禧問必有事焉而勿正當作絕句否曰元舊是恁地讀卓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自與大學語脉不同此正字是期待其效之意仁者先難而後獲正心似先獲意思先獲是先有求獲之心古人自有這般語公羊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此正字與孟子說正心之正一般言師出不可必期其勝也賀孫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曰正猶等待之意趙岐解云不可望其福雖說意麤了其文義却不錯此正如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之正古人用字之意如此言但當從事於此而勿便等待其效之意或問此便是助長否曰正

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則漸之助之長矣擘之栽木初栽即是望其長望之之久而不如意則揠苗矣明道曰下言之漸重此言却是後因論仁者先難而後獲冶曰先解勿正字頗有後獲之意曰頗有此意曰如此解則於用工處儘有條理曰聖賢之言條理精密往往如此但看得不切錯認了他文義則并與其意而失之耳冶

必有事焉而勿正有事有所事也正預期也言人之養氣須是集義苟有未充不可預期其效而必強為以助其長也端蒙

必有事焉而勿正這裏是天命流行處讀

勿正所以為預期者亦猶程子所謂思而曰善然後為之

是正之之意欤曰程子此言稍寬今以正為預期者邪
有引據所謂戰不正勝是也謨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養氣中之一節目 饒本作集
義中之小節目 不要等待不要催促淳
事正忘助相因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閩祖
集義如藥頭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如製度閩
必有事焉謂有所事只是集義也正則有所待蓋必之之
意勿忘勿助長但勿忘則自然長助長則速之如揠苗
者也德明
或問必有事焉而勿正曰正便是期必集義多則浩然之
氣自生若着一箇意在這裏等待他生便為害今日集
得多明日集得多又等他氣生

這都是私意只成得一箇助長恁地則不惟氣終不
生這所集之義已不得為是了
或問必有事焉而勿正曰正是等待之意如一邊集善一
邊在此等待那氣生今日等不見明日又等不見等來
等去便却去助長格
勿正心勿期其浩然也勿忘者勿忘其下工夫也助長者
無不良之心而強為不畏之形節
勿忘勿助長本連上文集義而言故勿忘助長謂不待其充而
一言一動之間皆要合義故勿忘謂勿忘集義也
強作之使充也如今人未能無懼却強作之道我不惑是助長也有事有事於
未能無惑却強作之道我不惑是助長也有事有事於
集義也勿正謂勿預等待他聽其自充也 升卿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下兩句非是覆解上兩句此自有淺深勿正是勿期必其如此勿助長是不到那地位了不可硬要充去如未能集義不可硬要浩然纔助長在我便有那欺偽之心施於事未有必不勝任譬如十鈞之力而負千鈞故助長之害最大端蒙

必有事焉謂集義正是期望忘是不把做事助長是作弄意思世自有此等人孟子之意只是如此粗言之要之四者初無與養氣事只是立此界至如東至某西至某其中間一段方是浩然處也必大

問預期其効如何曰集義於此自生浩然之氣不必期待他如種木焉自是生長不必日日看覷他若助長直是拔起令長如今說不怕鬼本有懼心強云不懼又如言

不畏三軍者出門聞金鼓之聲乃震怖而死事見孟子注 須

積習之功至則自然長不可助長也德明

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端蒙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章曰必有事焉者言養氣當必從上面集義處看來便見得必有事焉者言養氣當必以集義爲事勿正者勿待也勿忘者勿忘其以集義爲事也助長者是待之不得而拔之使長也言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來自有以應之不可預一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爲而

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又云集義是養氣底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火法言必有事者是養氣之法度也養得這氣在此便見得這箇自重那个自輕如公孫丑言加齊卿相得行道焉以為孟子動心於此不知孟子所養在此見於外者皆由這裏做出來又曰孔子與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這有是夫言我有這箇道理在不是言有用舍行藏也又云心有所主則氣之所向者無前所謂氣蓋世之類是也有其心而無其氣則雖十分道理底事亦有不敢為者氣不充也　卓

看助長說曰孟子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與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若是集義便過用些力亦不妨却如何不着方得苗而不可揠若灌溉耘治豈可不盡力今謂克治則用嚴養氣則不可助長如此則二事相妨如何用功當

勿忘勿助長自是孟子論養氣到這裏不得不恁地說如今學者先要把箇勿忘勿助長來安排在肚裏了做工夫却不得

明道云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此等語更宜玩味大凡觀書從東頭直築着西頭南頭築着北頭七穿八透皆是一理方是貫通古人所以貴一貫也必大

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恰似剩語却被這三句撐柱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人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纔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默着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便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便是行義之心便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謝氏所謂活潑潑地只是這些子更不待想像尋求分明在這裏觸着便應通書中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一章便是這意思見得這箇物事了動也如此靜也如此自然虛靜純一不待更去求虛靜不待體認只喚着便在這裏或曰吾儒所以與佛氏異者吾儒則有條理有準則佛氏則無此爾曰吾儒見得箇道理如此了又要事事都如此佛氏則說便如此做也不妨其失正在此箇

使帥聖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伊川華嚴語為呪曰表則不無擬心則差當時於此言下有省某甚疑此語引得不相似必有事是須有事焉勿正心是不須恁地等待今說擬心則差是如何言須擬之而後動方可中節不成不擬不議只恁地去此語似禪而後動方可中節不成不擬不議只恁地去此語似禪某不敢編入精義（義剛○可學錄云凝心則差是借語）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揠苗孟子只是養氣節次近世諸儒之語把來作一段工夫莫無妨否曰無妨只看大意如何曰諸儒如此說雖無害只是孟子意已走作先生解此却好曰此一段趙岐注乃是就孟子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却似鳶飛魚躍之言此莫是順天理自

然之意否曰孟子之說只是就養氣上說程子說得又高須是看孟子了又看程先生說便見得孟子只說勿忘勿助長程先生之言於其中却有一箇自然底氣象去偽

問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意曰說着相似又不甚相似說不相似又却相似必有事焉是才舉這事理便在裏了如說話未斷理便在此了夔孫

韓退之詩云強懷張不滿弱念關易盈無是餽也雖強支撐起來亦支撐不得所謂攫留者也（閎祖。雉錄見語類）

或問知言養氣一章曰此一章專以知言爲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爲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爲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詖淫邪遁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謂如人說十句話有四句不是有六句是若辨得那四句不是則那六句便是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辯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出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而今人多見理不明於當爲者反以爲當爲則如何能集義也惟見理明則義可集義既集則那自反而縮便不必說自是在了又曰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便問養氣某向來只以爲是他承上文方論氣而問今看得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下大上事如大學說正心修身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

功夫起頭處盡
詖辭知其所蔽詖是偏詖只見得一邊此理本平正他只
說得一邊那一邊省不見便是如物蔽了字凡從皮皆
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
淫辭知其所陷陷是身溺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是見水
而不見岸也 夔孫
陳正己問詖淫邪遁如何是遁底模樣曰如墨者夷之之
說窮遂又牽引吾之人若保赤子之說爲間如佛家初
說窮遂又牽引吾之人若保赤子之說爲間如佛家初
說剃除髭髮絶滅世事後其說窮又道置生產業自無
妨 賀孫
孟子說知言處只有詖淫邪遁四者知言是幾多工夫何
故只說此四字蓋天地之理不過是與非而已既知得

箇非便識箇是矣且如十句言語四句是有詖淫邪遁
之病那六句便是矣 個
或問詖淫邪遁曰詖辭偏詖之辭也見詖辭則知其人之
蔽於一偏如楊氏蔽於爲我墨氏蔽於兼愛皆偏也淫
辭放蕩之辭也見淫辭則知其人之陷於不正而莫之
省悟也見邪辭則知其人之離於道見遁辭則知其人
之說窮而走也 去僞
問此四辭如何分別曰詖辭乃是偏放一邊如楊氏之仁
墨氏之義蔽者蔽於一二而不見其二淫者廣大無涯陷
於其中而不自知邪則已離於正道而自立一箇門庭
遁辭辭窮無可說又却自爲一說如佛家言治產業皆
實相既如此說不出來治產業如楊朱又一毫何

以利天下此是且分解其說你且不拔一毫況其他乎大抵吾儒一句言語佛家只管說不休如莊周末篇說話亦此類今人與佛辯最不得緣他却知吾說而用之如橫渠正蒙乃是將無頭事與人作言語可帶詖辭知其所蔽詖是偏詖之詖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耳如遮蔽相似到得就偏說中說得滋辭便廣濶至有所陷溺如陷在水中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到得後來說不通時便依走路所謂遁辭也如釋氏論理其初既偏了又後譬喻其辭非不廣矣然畢竟離於正道去人倫把世事爲幻妄後來亦自行不得到得窮處便說走路如云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豈非遁辭乎孟子知言只是從知其偏處始

詖是偏詖說得來一邊長一邊短其辭如此則知其心言所蔽矣淫是放蕩既有所蔽說得來漸次奔張其辭如此則知其心有所陷矣邪辭是既陷後一向邪僻離叛將去遁詞是既離後走脚底話如楊氏本自不拔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遁辭人傑○賜錄云詖辭是一邊長一邊短如人之跛倚偏都不見那一邊是以蔽少間說得這一邊都了遺了其辭放蕩便知他心陷在這裏邪說是走脚底話如墨者夷之云云

詖是險詖不可行故蔽塞淫是說得虛大故有陷溺邪則離正道遁則窮惟窮故遁如儀秦楊墨莊列之說皆具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

一邊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詖而不平激則陷溺深入之義也故其辭放蕩而過陷則離離是開去愈遠也故其辭遁遁如曳之言是也閎祖

先之間詖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如何曰詖辭初間只是偏了所以偏者止緣他蔽了一邊如被物隔了只見一邊初間是如此後來只管陷入裏面云漸漸只管說得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陷入支蔓淫溢才恁地逐與正路相離了既離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於窮爲是他說窮了又爲一說以自道如佛家之說賀孫

或問詖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曰詖字是遮了一邊只見

一邊如陂字亦是一邊高一邊低陂字亦是脚一邊長一邊短皆是只有一邊之意淫辭知其所陷淫便是就所詖處多了被他只看得這一邊都蓋了那一邊如人之顛在水裏只見得那水更不見有平正底道理詖是少了那一邊淫是添了這一邊然詖與淫只是見偏了猶自是道理在然只管淫而不止便失了那道理既是不正無緣至於得住便至於遁遁則多討物理前未遮蓋卿

淫辭莊仲問詖淫邪遁之辭文蔚曰如莊周放浪之言所謂淫辭曰如此分不得只是心術不正便自節外生此四者如楊墨自有楊墨底詖淫邪遁佛老自有佛老底詖淫邪遁申韓自有申韓底詖淫邪遁如近世言功利者又自有一種詖淫邪遁不特是如此有一樣苟且底人

議論不正亦能使是非反覆張安道說本朝風俗淳厚自范文正公一變遂為奢興刻薄後來安道門人和其言者甚衆至今士大夫莫能辨明豈不可畏文蔚

問詖淫邪遁之辭楊墨似詖淫似邪佛似遁曰不然如此分別有則四者俱有其序自如此詖是偏詖不平譬似路一邊高一邊低便不可行便是敵塞了一邊既敵塞則其勢必至於放蕩而陷溺淫而陷溺必至於邪僻而叛道才問着便遁而窮且如楊墨為我兼愛之說可謂是偏頗至於摩頂放踵拔一毛利天下不為便是不可行夷之云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不是他本意只為被孟子勘破其詞窮遂為此說是遁也如佛學者初有桑下一宿之說及行不得乃云種種皆生無非善法皆是道也德明

淫邪辭相互可學

孟子離此四病所以知人言有四病方

問程子說孟子知言譬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心通於道者否曰此只是言語見識高似他能辯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廣○士毅錄云高於衆人了方見得與衆人一般低在堂下如何辨得人長短

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政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是自大綱而至節目雄

孟子說知言養氣處止是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任公

孫丑疑孟子說知言養氣擔當得大故引我於辭命

則不能以詰孟子孟子對以惡是何言也五又問昔者
子夏子游子張皆得聖人之一体意欲以孟子比聖人
故孟子推尊聖人以為已不敢當遂云姑舍是去(傷)
問顏子具体而微微是小或隱微之微曰微只是小然
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体全與不全(萬)
顏子所知所行事事只與聖人争此子所以曰具体而微(上蔡)
具体而微伊川言合十二小是言氣稟如三十月不遠則有之
處(因五峯與張子說)方
問浩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曰後面自引前頭這裏地位極高浩然之
是散說出去不須更回更說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
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爲此是甚麼樣氣
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將一
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脚同處皆在
此如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
以取諸人繫馬千駟弗視弗顧與此所論
一般聖人同處大槩皆在此於此而不同則不足以言
聖人矣某嘗說孟子先說知言而公孫丑先問養氣者
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今看來他問得却自有意思
蓋知言是那後面合尖末梢頭處合當留在後面問如
大學所論自脩身正心却說到致知格物蓋致知格物
是末梢尖處須用自上說下來方為有序也又曰公孫
丑善問問得愈密盛水不漏若論他會恁地問則不當

云阿之死不得其傳不知後来怎生不可曉或是孟子自作此書潤飾過不可知 僩

得百里皆能朝諸侯是德之盛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為是心之正不肯將那小處害了那大處亦如伊尹雖稱之天下不顧千駟弗視到那一介處亦不輕取了毫

根本節目不容不同得百里之地而朝諸侯有天下此是其次弟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直是守得定 閎祖

問夷尹得百里之地果能朝諸侯有天下否曰孟子如此說想是如此然二子必不肯為問孟子比顏子如何曰孟子不如顏子顏子較細問孟子亦有往底意否曰然

問夷惠曰伯夷格局更高似柳下惠道夫曰看他伯夷有壁立萬仞之氣曰然道夫

或問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曰汗是汙下不平處或當時方言未可知當屬上文讀去偽

古人之政不可得而見只是當時所制之禮便知得當時所施之政 淳

伯豐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曰只是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以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

由二百世之後等二百世之王莫有能逃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二生民以来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順

孟子三

公孫丑上之上

以力假仁章

彝叟問行仁與假仁如何曰公且道如何是行仁假仁曰莫是誠與不誠否曰這箇自分曉不須問得如此行仁義非行仁義處却好問如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強財賦之多足以欺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故下文言伯必有大國其言可見又曰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皆是拯民於水火之中此是行仁也齊威公時周室微弱夷狄強大威公攘夷狄尊王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這只是

仁之功終無拯民塗炭之心謂之行仁則不可卓

問以力假仁以德行仁曰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問覇字之義曰覇即伯也漢書引哉生魄作哉生覇古者覇伯魄三字通用夔孫

以德行仁者王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拯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僩

問以德行仁者王曰且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於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於水火之中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救民於水火之中吉

無這亶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熹

仁則榮章

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彖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主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政此謂也僩

尊賢使能章

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

後一區為市市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鋪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榮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一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倜）

或問法而不廛謂治以市官之法如何是市官之法曰周禮自有如司市之屬平價治爭訟譏權量等事皆其法也又問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又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便是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徼市軍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蓋自有一箇所在以為市其中自有許多事廣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伊川之說如何曰伊川之說不可曉橫渠作一法其說却似分明（謨）

問廛無夫里之布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是如何曰亦不可考

又問鄭氏謂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他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說浙間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彫困不可開眼至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是得天地生物之心為心也蓋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身才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盡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自和氣中生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要生這人便是氣和然後能生人自和氣中生所以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十天包著地別無所作為只是生物而已

且古且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箇箇肖他本不須說以生物為心緣做箇語句難做

着箇以生物為心箇

問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曰天地生物自是溫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又曰人物皆得此理只緣他上面一箇母子如此所以生物無不肖他又曰心如界方一面青一面赤一面白一面黑青屬東方仁也赤屬南方禮也白屬西方義也黑屬北方智也又如寅卯辰屬東方為春巳午未屬南方為夏申酉戌屬西方為秋亥子丑屬北方為冬寅卯辰是萬物初生時是那生氣方發這便是仁至巳午

未則萬物長茂只是那生氣發得來盛及至申酉戌則那生氣到此生得來充足無餘那物事只有許多限量生滿了更生去不得須用收斂所以秋訓斂斂也斂斂箇什麼只是生氣到這裏都斂斂耳若更生去則無斂合殺矣及至亥子丑屬冬終也終藏也生氣到此都終藏了然那生底氣早是在裏面發動了可以見生氣之不息也所以說復見天地之心也 胡泳

天地以生物為心譬如釀蒸飯氣從下面滾到上面又滾下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別無勾當只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為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如云天命之謂性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人便是小胞天地是大胞人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為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若謂見入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惻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時也須自有惻隱若見他人入井時方有惻隱若見他人入井時也須自有惻隱在裏面(池錄作若未見孺子入井亦自有惻隱)問怵惕莫是動處因怵惕而後惻隱否曰不知孟子怎生尋得這四箇字恁地好 夔孫

孟子亦云入井章間架闊須恁地看 夔孫 札

說仁只看孺子將入井時尤好體認 季札

問如何是發之人心而已曰見孺子將入井惻隱之心便發出來如何已得此樣說話孟子說得極分明世

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若已不得底便是自然底 祖道

方其不見孺子入井時也着脚手不得縱有許多私意要譽鄉黨之類也未暇思量到但更遲要時則已不得也大得此子 義剛

非惡其聲而然何為不可曰惡其聲已是有此計較不見孺子之惡聲也 升卿

問惡其聲而然何為不可曰惡其聲已是有此計較而無所計較也惡其聲之念一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皆自惻隱而形則出於人欲矣人欲隱於天理之中其幾甚微學者所宜體察焉

或問此段文要警惡其聲而怵惕惻隱之實也若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萌焉則為私欲蔽其本心矣舉南軒如此說集注却不如此說曰這當作兩截看初且將大界限看且分別一箇義利了却細看初看惻隱便是仁若恁地殘賊便是不仁羞惡是義若無羞惡便是不義辭遜是禮若恁地爭奪便是無禮是非是知若恁地顛顛倒倒便是不知且恁地看了又却於惻隱羞惡上面看有是出於至誠如此底有不是出於本來善心底賀孫

先生問節曰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羞惡之類出來只推得惻隱出來節應曰節以為當他出來曰是從這一路子去感得他出來節

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揖他何處一般出來節

孟子論仁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一段如何說得如此好只是平平地說去自是好而今人做作說一片只是不知他又曰怵惕惻隱羞惡都是道理自然如此不是安排今卜制這仁字纔是那傷害底事便自然惻隱合卜制這義字纔見那不好底事便自然羞惡這仁與義都在那惻隱羞惡之先未有那惻隱底事時已先有那羞惡底事時已先有那斷制裁割底心了又曰日用應接動靜之間這箇道理從這裏迸將出來如箇寶塔那毫光都從四面迸出去

或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而今人滿身知痛處可見舉切吾身有痛痾癢○池錄作疾痛痾癢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能於此身知有痛便見於應接方知有箇是與不是李札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只是此心常存纔有一分私意便關了他一分曰只是這箇物事出來大底則大應小底則小應恰似箸便是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築太段痛傷固是痛只如針子略挑出血也便痛故曰用所當應接更無此子問陽養病疾痛莫不相關纔是有此子不通便是疾痛私意隔了如貿孫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或以為京師市語食飽時心動呂子約曰不然此是為動字所拘腔子身軀也言滿身軀皆惻隱之心在腔子裏亦如云心只是在身裏問心所發處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子亦豈無此心學問如何是滿腔子皆惻隱之心曰腔只是此身軀虛處問莫是人生來惻隱之心具足否曰如今也恁地看事有箇不穩處便自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林擇之嘗說人七尺之軀一箇針劄着便痛問吾身固如此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事物物常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這一處不仁了問本心依舊在否曰如今未要理會在不在論着理來他自是在那裏只是這一處不恁地便是這一處不在了如漆工之瀆莫非王臣忽然有一鄉人自不服花稱王稱伯便是這一處無君君也只在那裏自家這私欲放行不妨王信倘在館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下物物皆歸吾仁王梏亡慟問范曰此慟還歸仁否范默然某見之當答曰此慟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箇處得是便是事事歸仁且如慟也要糊得在那裏教好不成沒巴鼻打壞了問仁者以萬物為一體如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如事物未至不可得而體者如何曰只是不在這裏然此理也在這裏若來時便以此處之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如何是滿腔子只是惻隱之心在

這軀殼裏腔子乃洛中俗語又問惻隱之心固是人心之懿因物感而發見處前輩令以此操而存之充而達之不知如何要常存得此心曰此心因物方感得出來如何強要尋討出此心常存在這裏只是因感時識得此体平時敬以存之久久會熟善端發處益見得分明則存養之功益有所施矣又問要惻隱之心常存莫只是要得此心常有發生意否曰四端中羞惡辭讓是非亦因事而發爾此心未嘗起羞惡之時而強要憎惡那人便不可如惻隱亦因有感而始見欲強安排教如此也不得如天之四時亦因發見處見得欲於冬時要尋討箇春出來不知如何尋到那陽氣發生萬物處方見得是春耳學者但要識得此心存主在敬四端漸會

充矣寓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彌滿充實都無空闕處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如斡乃割着固是痛着將針劄着也痛如爛打一頓固是痛便輕搯一下也痛此類可見僩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猶言軀殼此是方言指盈於全身而言因論方言雜曉如橫渠語録是呂與叔諸公隨自編者多陝西方言全有不可曉者僩

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隱三者則頭是惻隱尾是羞惡辭遜是非若不是惻隱則二者都是死物蓋惻隱是箇頭子羞惡辭遜是非便從這裏發來夔孫

既仁矣合惻隱則惻隱合羞惡則羞惡節

不成只管惻隱須有斷制 德明

惻隱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若不當惻隱而惻隱不當羞

惡而羞惡便是不中節淳

仁義禮智性也此理至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始謂

之心 德明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情性者也

端緒也因情之發露而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 季札

四端本諸人心皆因所寓而後發見 季札

王文說孟子惻隱之心一段論心不論性曰心性只是一箇物事離不得孟子說四端處最好看惻隱是情惻隱之心是心仁是性三者相因橫渠云心統性情此說極好閎祖

王德修解四端謂和靖言此只言心不言性如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亦只是言心曰固是言心然竟那仁義禮智是甚物仁義禮智是性端便是情纔說一箇心字便是着性情果判然是二截如何 此處疑有闕誤 德修曰固是心統性情孟子於此只是說心 文蔚

問四端之端集解以為端緒何見得通說端乃尾如何曰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二說各有所指自不相礙也 廣

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是深羞

者羞已之非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已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又曰天地只是一氣便自分陰陽陰陽二氣相感化生萬物故事物未嘗無對天便對地生便對死語嘿動靜皆然以其種如此故也所以四端只舉仁義言亦如陰陽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明作

四端皆是自人心發出惻隱本是說愛愛則是說仁如見孺子將入井而救之此心只是愛這孺子惻隱元在這心裏面被外面事觸起羞惡辭遜是非亦然格物便是從此四者推將去要見裏面是甚底物事賜

仁言惻隱之端如水之動處蓋水平靜而流則不見其動流到灘石之地有以觸之則其勢必動動則有可見之端如仁之體存之於心若愛親敬兄皆是此心本然初無可見及其發而接物有所感動此心惻然所以可見

或問四端曰有道理也有兩般看得細時却見得義理精如怵惕於孺子入井之類是也卓

處看得粗時却見得大略處四端未見精細時且見得惻隱便是仁不惻隱而殘忍便是不仁羞惡便是義貪利無廉遜便是禮攘奪便是非禮是非便是智大段無知顛倒錯繆便是不智若見得細時雖有惻隱之心而意在於內交要譽亦是不仁了然孟子之意本初不如此只謂此四端皆是心中本有之物隨觸而發方孺子將入於井之時而怵惕惻隱之心便

形於外初無許多涯涘側隱羞惡是仁義之端側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即是這道理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側隱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是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側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側隱又曰分別得界限了更須日用常自體認看仁義禮智意思是如何又曰如今只因孟子所說側隱之端可以識得仁意思因說羞惡之端可以識得義意思因說恭敬之端可以識得禮意思因說是非之端可以識得智意思緣是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恰如有這般兒子便知得是這樣母程子云以其側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側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側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譬如草木之生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不道掉了萌芽別取一箇根又曰孟子說性不曾說着性只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者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又曰側隱羞惡多是因這其理而見惟有所向這東側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向這東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又曰人須擴而充之人誰無側隱只是不能常如此能常如此便似孟子說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若不能常如此恰似火相似自去打滅

了水相似自去淤塞了如草木之萌芽相似自去踏折了便是了更無生意又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心統性情故說心亦得 賀孫

問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別曰未發時無形影可見但於已發時照見謂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便照見得有仁在裏面見穿窬之類而有羞惡之心便照見得有義在裏面蓋這惻隱之心屬仁必有這仁在裏面故發出來做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屬義必有這義在裏面故發出來做羞惡之心譬如一目屬肝一耳屬腎若視不明聽不聰必是肝腎有病若視之明聽之聰必是肝腎之氣無虧方能如此然而仁未有惻隱之心只是箇愛底心義未有羞惡之心只是箇斷制底心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便自是發出來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見得是便有是之之心見得非之便有非之之心從那縫罅裏迸將出來恰似寶塔裏面四面毫光放出來又六孟子此一章其初只是把自開容易說出來然說得來連那本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闕處如孔子許多門弟都不曾恁地說得分曉想是曾子子思後來講來講去講得精所以孟子說得來恁地若子思亦只說得箇大體分曉而已盡問前面專說不忍之心後面兼說四端亦是仁包四者否

曰然道夫

問惻隱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

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慈悌只於動處便見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麼秋時又把甚收冬時又把甚藏時舉惻隱是箇腦子羞惡辭遜是非須從這裏發來若非惻隱之心通貫此三者賸因說仁義禮智之別曰譬如一箇物自然有四界而仁則又周貫其中以四端言之其間又自有小界限各各是兩件事惻是惻然發動處隱是漸漸及着隱痛處羞是羞己之非惡是惡人之惡辭是辭之於己遜是遜之於人是非固是兩端難問四端之根於心覺得一箇者纔動三者亦自次第而見曰這四箇界限自分明然亦有隨事相連而見者如事親孝是愛之理才孝便能敬兄便是義問有節文便是禮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問據看來多是相連而至者如惻隱於所傷便惡於其所以傷這是仁帶義意思惡於其所以傷這是義帶仁意思曰也是如此嘗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今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闢楊墨是打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賀孫

伊川常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爲上知最爲要緊中庸說知仁勇祖知做辦初頭說可見知是要緊賀孫問孟子四端何爲以知爲後曰孟子只循環說智本

來是藏仁義禮惟是知惻怛了方惻怛是仁禮義都藏
在智裏面如元亨利貞貞是智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
裏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
在裏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見到一陽初動這生意方
從中出也未發露十二月也未盡發露只管養在這裏
到春方發生到夏一齊都長秋漸成漸藏冬依舊都收
藏了只是大明終始亦見得無終安得有始所以易言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賀孫

孟子四端處極好思索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昧深淺
如何 非卿

着意讀孟子四端之類切要處其他論事處且緩不妨
仔細看孟子說四端處兩段末發明一段處意思便與發

明底同又不是安排須是本源有方發得出來看當見
得皆是當為底道理又不是外面事如此知得果恁善
便有實有主有輕有重又要心為主心把得定人慾自
然沒安頓處孟子言仁人心也一段兩句下只說心道
至問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莫是知得了方
能廣而充之否曰知皆擴而充之即是苟能知去擴充
則此道漸漸生長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間矣字文
意不斷充是滿其本然之量却就上面有廣字則是方知
去推擴要充滿他所以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問知皆廣而充之矣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廣充
者正為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
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文蔚

劉居之問知皆廣而充之章兩說充字寬夫未曉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下云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廣字說下就能充滿說推廣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廣也賀孫

劉居之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節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只是一件事此只是一件事仁之端只是仁萌芽處要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量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恁地其他事皆恁地如羞惡辭遜是非不特於一件事上恁地要舉事事皆然方是充滿慊足無少欠闕也知皆擴而充之矣且是知得如此至說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則

揮了廣字只說充字蓋知字與始然始達字相應充字與保四海相應才知得便自不能已若火始然便不可遏泉才達便消消流而不絕一時舉

問知皆擴而充之曰上面言廣而充之是方知要廣充到下面苟能充之便揮了箇廣字蓋充字是充滿得了如已到地頭相似廣字是方在箇路裏相似時舉

知皆擴而充之南軒把知做重文數未有此意知字只帶廣充說知皆廣而充之與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恁地充淳

問知皆廣而充之曰這處與於仁知其所以此語意略同上而在知字上下在能字上既知得則皆當廣而充之如惻隱之心是仁則每事皆當廣而為仁羞惡之心是義

則每事皆當擴而為禮義為禮為知亦各如此今有一種人雖然知得又道是這箇也無妨而今未能理會得又且恁地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得人憎面前也自皇恐識得可羞又却不能改如今人受人之物既知是不當受便不受可也心裏又要却說是我且受去莫管這便是不能充但當於知之初便一向從這裏充將去便廣大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始然始達能有幾多於這裏便當斡開放出使四散流出去便是能廣如林楊禽子入井之心這一些子能做得甚事若不能充今自這些子發了又過却都只是閑若能廣充於這一事終見知得這是惻隱之心是仁於別底事便當將此心充去使事事是仁如不欲害人這是

不忍處若能充之於每事上有害人之處便不可做這也是充其惻隱如齊宣王有愛牛之心孟子謂是乃仁之術也若宣王能充着這心看甚事不可做只是面前見這一牛這心便動那不曾見底便不知此了至於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這是多少傷害只為利心一蔽見得土地之美却忘了這心故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且如土地無情之物自是不當愛自家不必愛之愛他作甚梁惠王其始者愛心一萌縻爛其民以戰已而不勝盡驅所愛子弟以狗又恐不勝盡驅所愛子弟以狗及著那心處豪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只是要擴而充之而今四端之發甚有不整齊處有惻隱處有合惻隱而不惻隱處有羞惡處又有合羞惡而不羞惡處且如齊宣不忍於一牛而却不愛百姓孺子之食則知惡而弗受至於萬鍾之祿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而今則要就這處理會（去聲）

人於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此四者須當日夕體究令分曉精確此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時毫毛如也及推廣將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故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且如人有當惻隱而不惻隱當羞而不羞當惡而不惡當辭而不辭當遜而不遜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者皆是失其本心此處皆當體察必有所以然也

此便是日用間做工夫處廣人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是此身綱紐其他更無當於其發處體驗擴充將去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日間時時發動特人自不能廣充耳又言四者時時發動特有正不正耳如暴戾愚狠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含糊不分曉便是發錯了是非之心如一種不遜便是發錯了辭遜之心日間一正一反無往而非四端之發方子

子武問四端須着逐處擴充之曰固是纔常常如此推廣少間便自會密自會闊到得無間斷少間却自打合作一片去

問如何擴而充之曰這事恭敬那事也恭敬事事恭敬方是節

問推四端而行亦無欠闕曰無欠闕只恐交加了合惻隱底不惻隱合羞惡底不羞惡是非非交加了四端本是對着他後流出來恐不對稟白子問不對稟白子莫是爲私意隔了曰也是私意也是不曉節文問恭敬去無當不當曰此人不當拜他自家也去拜他便不是節問推字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此充則填得來滿了注水去充則注得這一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充塞天地若自家不能廣充則無緣得這箇殼子滿只是箇空殼子又曰充是占得這地位滿推是推吐雷反向前去僩問推四端無出乎守曰學者須見得守底是甚底物事

見箇心識得箇心卓然在這裏無走作雖欠缺自在學者且恁守將去賜

問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以事父母曰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国或能推之於一国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是未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僩

胡問擴充之義曰廣是張開充是放滿惻隱之心不是只見孺子時有事事都如此今日就第十件事上推將去明日又就第十一件事上推將去漸漸放開自家及國及天下至足以保四海處便是充得盡問廣充亦是盡己推己否曰只是擴而充之那曾有界限處如手把

筆落紙便自成字不可道手是一樣字又是一樣孺子入井在彼惻隱之心在我只是一箇物事不可道孺子入井是他底惻隱之心是我底義剛

問前日承教令於日用間體認仁義禮知意思且如明友皆異鄉人一日會聚思意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門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使人惡之這可見得羞惡之理形見處每時升堂尊卑序齒秩然有序而不亂這可見得恭敬之理形見處聽先生教誨而能辨別得真是真非這可見得是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少有間斷便是所謂廣充之意否曰如此看得好這便是尋得路踏着了賀孫

問體認四端擴充之意如朋友相親充之而無間斷則

如心相卹患難必相死至於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充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必如惡惡臭以至於除殘去穢戢暴禁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充之而無間斷則不肯一時安於不正以至於正天下之大倫定矣天下之大分莫不皆然則禮之理得矣如是是非充之而無間斷則善惡義利公私之別截然而不可亂以至於分別忠佞親君子遠小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曰只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匝匝都滿密拶拶地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敝於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終勝則利欲之念便消且如惻隱之心勝則貪冒無恥之

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貪糊苟且頑冥昏諺之意自消賀孫

楊至之云看孟子見得一箇大意是性之本體仁義之良心到戰國時君臣上下都一齊埋沒了孟子所以推明發見之端緒教人去體認擴充曰孟子高他都未有許多意思今說得一體認字蚤是遲鈍了孟子大段見得敏見得快他說話恰似箇獅子跳躍相似且如他說箇惻隱之心便是仁之端羞惡之心便是義之端只他說在那裏底便是似他時見得聖賢大段易做全無許多等級所以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夫道周季儼云在興化攝學事因與諸生說得一部孟子先生因問孟子裏面大綱自是如何答云要得人充廣惻隱羞惡許多固要充廣如說無欲害人無穿窬前之心亦要充廣先生曰人生本來合有許多好底到得被物遮蔽了却把不好處做合著做底事周云看孟子說性只是道順底是纔逆便不是曰止緣今人做不好事却順因問孟子以下諸人言性誰說得庶幾周云似乎荀子以為惡却索性只荀子有意於救弊故為此說先生久之曰韓公之意人多看不出他初便說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知信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下云說二品看其初語豈不知得性善他只欠數字便說得出黃嵩老云韓子欠說一箇氣稟不同曰然他道仁義禮知信自是了只說到二品不知是氣稟使然所以說得不盡賀孫因云自孟子說已是欠了下意所以贊無

限言語先生即舉程子之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若如說性惡性善惡混都只說得氣如孟子韓子之言便是不論氣所以不全賀孫

或問性中只有四端信是如何曰且如惻隱羞惡實是惻隱羞惡便信在其中祖道

問四端不言信周子謂五性動而善惡分如信之未發時如何已發時如何曰如惻隱羞惡固惻隱羞惡真箇羞惡此便是信曰此却是已發時方有這信曰其中真箇有此理賜

問四端不言信如何曰公潑了槌中飯却去碗背拾振

問四端便是明德曰此是大者節問明明德只是廣充得他去曰不昏着他節

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問看得來如喜怒愛惡欲却似近仁義曰固有相似處廣

或問孟子言四端處有三大抵皆以心爲言明道却云惻隱之類皆情也伊川亦云入性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一以四端屬諸心一以四端屬諸情何也曰心包情性者也自其動者言之雖謂之情亦可也去偽

黃景申嵩老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問得過失恁地慙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

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賀孫

問何謂惻隱曰惻惻然也隱痛也又問明道先生以上蔡面赤爲惻隱之心何也曰指其動處而言之只是羞惡之心然惻隱之心必須動則方有羞惡之心如肅然恭敬其中必動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皆自仁中出故仁專言則包四者是箇帶子無仁則麻痺死了安有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仁則有知覺痒痛雖不同其覺則一也又問若指動言仁則近禪曰這箇如何他只知得這箇合惻隱底不惻隱合羞惡底不羞惡合恭敬底不恭敬又問他却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曰然節仁言惻隱之端程云端如水之動處蓋水平靜則不見其動流愛親敬兄皆是此心本然初無可見及其發而接物有所感動此心惻然所以可見如怵惕於孺子入井之類是也卓按集義

四端伊川云聖人無端故不見其心今按遺書中止云復見天地之心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今恐誤○閎祖

龜山答人問赤子入井令求所以然一段好方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一章

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

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 廣

仁者如射但那發時毫釐不可差

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章

禹聞善言則拜猶着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已未善則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爲己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他爲善也 淳

問是與人爲善當其取人之際莫有動之之意否曰然曰三者不意似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爲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否曰然道夫

太甲樂取諸人以爲善是成己之善是與人爲善也是若人之善端蒙

與人爲善蓋舜不私己如爲此善一般 升卿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問進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已當廉却以利自汙已當勇却以枉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又問所以不解作敵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若作不敵賢說則下文不同矣曰然 人傑

至問集注云進不隱賢不枉道也似少一字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一人有所見不肯盡發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至云尋常看此二句只云進雖不敢自隱其賢凡有所蘊皆樂於發用然而却不妄進二句做兩意看曰恁

地省也得

伯夷不屑就已注云屑潔也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意之美而就之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老亦不肯就而況不道而無禮者固速去之矣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夷隘惠不恭不必言矣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此弊矣

不屑去說文說屑字云動作切切也只是不汲汲於就不汲汲於去屑字却是重必大録云不下以就為重下而切切急於就不以去為重而切切急於去為

問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莫是後來之弊至此否曰伯夷自是有不恭處且如雖柑楊裸裎於我側分明是不將人做人看了去僞

問柳下惠不恭是待人不恭否曰是他玩世不把人做人看如柑楊裸裎於我側是已卻堯夫正是這意思如皇極經世書成封做一卷題云文字上皇堯夫蕃

或問明道云此非報冤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於此今觀伯夷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則伯夷果似隘者柳下惠雖柑楊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柳下惠果似不恭者豈得謂其弊必至於此哉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去僞

語類卷五十三終

孟子四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章

孫虙以方位言如俗言向其方利某方不利之類王相指日時集說側

孟子將朝王章

問孟子將朝王齊王托疾召孟子孟子亦辭以疾莫是以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因以辭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爲賓師有事

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 個

或問孟子游朝王一段曰賢者在異國諸侯可以使幣聘之若既在本國賢者可以自去相見諸侯却不當云召他了蓋異國則諸侯不能親往故可以聘在國則君自當去相見又豈可以召哉要見孟子出處之義更兼陳代與公孫丑問不見諸侯處及天子不召師并之察不見平陸事一道看方見得孟子自有一箇方法在問孟子不去亦兼惡其說疾不實否 曰觀其終篇不如此說又問平陸大夫既以敝交得不是何故又受他底曰

又恐他忽地自來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文勢似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若是義理不是則曾子豈肯恁地說

孟子之平陸章

王之爲都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看得來古之王者嘗爲都處便自有廟賀孫錄云古人之廟不遷如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祭太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賀孫云鎬京云廟王朝步自周至于豐定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于曲沃武公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先君之廟則仍在曲沃而不徙也又如魯祖文王鄭祖厲王則諸侯祖天子大夫祖諸侯公廟之故礼運曰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

設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是三桓各立桓公廟於其邑也又問漢原廟如何曰原再也如原犢之原謂既有廟而再立一廟如本朝既有太廟又有景靈宮又問此於禮當否曰非禮也賀孫問郡國有原廟否曰然以行幸處有之然皆非禮也

洛邑有文武廟言之則似周亦有而廟又問原廟之制如何曰史記月出衣冠游之所賀孫云漢之原廟謂藏是藏衣冠之所高帝之衣冠於其中一月一取其衣冠出遊於國中也古之廟制前廟後寢寢所以藏亡者之衣冠故周禮守祧掌守先主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至漢時却移寢於陵所謂陵寢故明帝於原陵見太后鏡奩中物而悲哀遂罷邑因謂上陵亦古禮明帝猶有古之餘意然此等議論皆是他講學不明之故他只是偶見明帝之事故為是說然何不使人君移此意於宗廟中耶又曰王之為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為都廣同賀孫

孟子為卿於齊章

問孟子實師之禮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往又却為使出吊於滕未之

沈同以其私問章

孟子答沈同伐燕一章誠為未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說是吊民伐罪不行殘虐之主方可以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又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謀於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

以伐之為是但不意齊師之暴雲耳不然齊有一大事如此而齊王不相謀孟子豈可更居齊耶史記云鄒人孟軻勸齊伐燕云此湯武之舉也想承此誤然亦有不可燒者倘

勸齊伐燕如何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須合而觀之燕之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魯教齊必伐但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又曰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則非孟子之意也去僞

燕人畔章

安卿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無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是但他豈得已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疎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爲其至親可特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紂出得箇弟子也恁地狡猾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炊那管叔說道周公是他弟今却欲篡為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炊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竟卿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于郭鄰降爲庶人想見當時被管叔做出這事來騷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鴟鴞鴟鴞既取我子毋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言得猛如常棣一詩是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辭獨哀切不似諸詩和

平義剛曰周公也豈不知管叔狡獪但當時於義不得不討他曰看來不是狡獪只是數子義剛

孟子去齊章

陳希真問孟子去齊處集注引李氏說憂則遠之而荷蕢所以爲果如何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遠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心誠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時舉

沈章

孟子去齊居休章

沈隨謂繼而有師命乃師友之師非師旅也正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時事先生曰旧已有此說但欲授孟子室乃孟子辭去時事所謂於崇吾得見王則初見齊王時事以此改之則師旅爲當道夫

語類卷五十四